

*Does God Control Everything?*

© 2012 by R. C. Sproul

Published by Reformation Trust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Ligonier Ministries

421 Ligonier Court, Sanford, FL 32771

Ligonier.org    ReformationTrus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 recording, or otherwise—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Reformation Trust Publishing. The only exception is brief quotations in published reviews.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Sproul, R. C. (Robert Charles), 1939- *Does God control everything?* / R.C. Sproul.

p. cm. -- (The crucial questions series ; no. 14)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ISBN 978-1-56769-297-6

1. Providence and government of God--Christianity. I. Title. BT135.S744 2012 231'.5--dc23 2012028858

Chinese Copyright 2016 Reformation Translation Fellowship, Atchison, KS 66002

RTFDirector@GMail.com    <http://rtf-usa.com/>

Translated by Yida Qiao



# 神掌管每件事吗？

司布尔（R. C. Sproul）/著

乔兰山以姐/译

## 目录

第一章——什么是护理？

第二章——神使一切发生

第三章——是神还是机遇？

第四章——神对人的恶负有责任吗？

第五章——人的自由呢？

# 第一章

## 什么是护理？

有一天，我在看一档新节目时，一个有关一套书的广告冒了出来，书中讲的是过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广告描绘的场景之一，是内战期间的一个盟军士兵躺在担架上接受一名护士和一名战地医师的护理。解说员接着告诉我，读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了解在十九世纪中叶生病是什么情形。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二十一世纪许多人都与当下的时代深深捆绑在一起，以至于很少思想人在之前的时代和世代是怎么过日常生活的。

在这一领域上，我发现自己跟同时代的人并不合拍，因为我有读过去的人写的书的习惯。我经常思想前面世代的生活，很多时候都是远远早于二十一世纪的人。我尤其喜欢阅读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作者写的书。

在这些作者的作品中，我不断地发现一种对神临在的敏锐感知，这些人对某种支配万物的护理有一种察觉。美国的第一批城市中，有一个是罗德岛州（Rhode Island）的普罗维登斯（建于1636年）【译注：该城市的英文名“Providence”与英文的“护理”是同一个词】，我们从这一事实即可看出一种对于“人生万事都居

于至高上帝的引导和掌管之下”之感知的倾向。同样的，更早些世纪的人的个人信件也布满了 *护理* 一词，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人们谈论“仁慈的护理”或“愤怒的护理”，但总是具有一种对神直接参与人每日生活的感知。

我们今日世界的光景则截然不同，我故去的友人雅各·蒙哥马利·波义斯（James Montgomery Boice）曾经讲过一个诙谐的故事，恰当描绘了当下人们对神和祂在世界的参与的思维观念。有一个登山者在石壁上滑跌，就要坠下几千英里的悬崖丧命，但他跌下的时候抓住了从崖壁缝隙长出一棵纤弱小树的枝子，就在他紧抓着树枝的时候，小树的根开始松动，登山者是必死无疑了。就在那一刻，他向天哭喊：“那儿有谁能帮助我吗？”他听到一个富有磁性的男中音从天应答：“有，我在这儿呢，我会帮助你。放开树枝，相信我吧。”那人举目望天，又低头看脚下的深渊，最后，他再次提高嗓门呼喊道：“那儿还有别的谁能帮助我吗？”

我喜欢这个故事，因为我认为它可以作为当下文化思维的典型。首先，登山者询问：“那儿有谁（*anyone*）吗？”大部分十八世纪的人都假定了那儿 *有*。在他们的思维中，有一位全能创造主掌管宇宙万事，这一点鲜有疑问。但我们生活在一个

连对神的存在都抱有怀疑的时代，固然民意测验不断地告诉我们美国约有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九十八的人相信存在某种类型的神或一种更高权能。我想这个事实可以部分解释为传统的影响，之前世代代的人所持守的观念很难轻易消除，我们的文化里肆意的无神论也仍然挂在耻辱柱上。此外，我认为从逻辑上讲，我们无法规避一种假设，即我们经历的世界存在某种根本、终极的致因。但通常我们刨根问底地跟人们谈论他们对一种“更高权能”或“超然存在”的观念时，结果总是一种更像是“它”而非“祂”的观念——某种类型的能量，或是某种未名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登山者会问：“那儿有 *谁* 吗？”在危机关头，他意识到他需要一位掌管宇宙的位格性存在。

这则故事有另一个方面我认为也很重要，登山者即将坠崖身亡时，并非仅仅是问：“那儿有谁吗？”而是特别问道：“那儿有谁 *能帮助我* 吗？”这是现代人的问题，他想知道日常生活的领域之外有没有什么存在能成为他的辅助。但我认为登山者问的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他不仅想知道有没有人 *能够* 帮助，而且还是有没有人 *愿意* 帮助。这个问题是现代男女思维的首要，换句话说，他们不仅想知道是否有护理存在，还想知道它究竟是冰冷没有感觉，还是和善富有同情。

因此，我在这本小册子里想探讨的护理问题，并非仅仅是

那里是否有人，而是有没有人能够且乐意去做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的任何事。

## 一个封闭、机械的宇宙

塑造了西方文化的思想里，最重大的观念之一是封闭、机械的宇宙观。这种世界观存在了几百年，对塑造人们理解人生具有巨大影响。我会主张世俗世界的主导观念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宇宙，不受任何外力侵入，是一个仅仅由机械动力和致因运转的宇宙。一句话说，现代人的问题是 *因果关系* 问题。

美国文化似乎愈加控诉宗教带来的消极影响，宗教被视为一种捆绑人于黑暗迷信时代的力量，使人的思维向理解科学揭开的世界实际封闭。宗教愈加被视为与科学和理性两极对立，就好像科学属于思想、研究和智力，而宗教则属于情感和感觉。

诚然，文化对宗教尚且余有一些宽容，新闻媒体时常表达一种观念，每个人都有权力相信他或她选择相信的；主要在于

要信点 什么，至于你是犹太人、穆斯林、佛教徒还是基督徒则并不重要。

我听到这种话时很想呼喊一声：“真理到底重不重要？”按照我的拙见，要紧的是相信真理；仅仅为了相信而信点什么，对我而言并不令人满足。如果我信的不是真的——如果是一种迷信或谬误——我就只想脱离它得自由。而我们当下的思维似乎是在宗教的事上真理并不重要，我们是从科学学习真理，从宗教获取良好感觉。

有时候人们持定一种高度简单化的观念，认为过去神之所以被视为凡事的致因，是因为宗教迷信占据统治地位。如果有人生病，疾病就被归到神身上。如今我们当然得知疾病是由身体的微生物引起的，那些小小的微生物按照它们的本性运行，做它们进化要做的事。同样的，先前的人还相信地震或雷暴也是出于神的手，今天我们则肯定这些事件不过有其自然原理，它们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万物自然规则具有的力量。

十八世纪，有一本书成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经典——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本书中，亚当斯密试图将科学方法应用到经济学领域，意图发掘特定经济效应和市场逆反应的制动因素。亚当斯密想要穿透投机买卖并辨别产生可预见结果的基本致因，



但即使在他将这种科学探索应用于经济效应的复杂网络时，他仍然提到那“看不见的手”。换句话说，亚当斯密是在说：“是的，这个世界有其因有其果，但我们必须承认，必然有一种终极因果力高于一切存在，不然就不可能有低等的因果力存在。因此，整个宇宙都由神那看不见的手编排。”然而在今日的时代，我们却如此专注于立时的因果，以至于大部分时候都忽视或否定了人生万事背后那支配一切的因果力。现代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护理的观念。

## 察验万事的神

护理的教义是基督教信仰中最迷人、重要和困难的教义之一，它处理的是艰难的问题，例如：“神的因果力和权柄如何与我们的交互？”“神的主权统治如何与我们的自由选择相关联？”“神的治理跟世间的邪恶和苦难有什么关系吗？”或者：“祷告对神的护理性决定有什么影响吗？”换句话说，我们如何在“神看不见的手”这一真理的光照下过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由一个简单的定义开始。*护理* (*providence*) 一词有一个前缀，*pro-*，意思是“之前”或“在面前”。这个词根来

自拉丁动词 *videre*，意思是“观看”；我们的英文单词 *video*（录像）正是从这个词而来。因此，*护理* 一词的字面意思是“预先观看”；神的护理指向祂在时间之前就看见某事。

护理跟神的预知或先见不是同一回事，预知是神望向时间长廊、在事件发生以前就看见其结果的能力。尽管如此，以 *护理* 一词指代神对宇宙的积极治理仍是合宜的，因为祂的确是一位观看的上帝，祂看见宇宙中发生的每件事，每件事在祂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就像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哀叹的一样，真有一个宇宙终极偷窥者从天上的锁眼里观察每个人类的每件举止——这是人所能具有的最恐怖的思想之一。如果神的属性中有什么比祂的圣洁更惹人厌，那就是祂的全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强烈的隐私欲，希望没人能侵袭刺探我们人生中的秘密。

罪进入世界的第一项罪行里，亚当夏娃立时有了一种赤裸感和羞耻感（创世记 3：7），他们的反应是试图躲避神的面（8节），他们经历到了神护理的凝视。就像先前故事中的登山者一样，我们希望神只在我们需要帮助时看见我们；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想要祂忽视我们，因为我们想要隐私。

我们主的侍奉中有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文士和法利赛人将一个行淫被抓的女人带到耶稣面前，提醒祂按照神律法的要求，这个女人要用石头打死，但他们想看看耶稣会怎么做。然而他们开始说话的时候，耶稣弯下腰，开始在地上写字，这是唯一关于耶稣书写的记载，但我们不知道祂写了什么。然而我们得知，祂站起身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翰福音 8：7）。然后祂继续在地上写字，这时，文士和法利赛人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了。

我在猜想，耶稣会不会写了那些人力图隐藏的一些秘密罪行。也许祂写了“通奸”，有一个对妻子不忠的人看见了就偷偷走了。也许祂写了“偷税”，一个没有向凯撒纳税的法利赛人看见了，决定打道回府。耶稣在祂的神性中有能力穿透人所戴的面具，看见人最脆弱的隐秘处。这是神的护理这个观念的一部分，意味着神知道关于我们的每件事。

正如我上面所提，我们时常发觉神的这种洞察力令人不安，然而神的视力的观念、神看见我们——应当使我们感到安慰。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马太福音 10：29）。这个教训给一首流行歌曲提供了灵感，“祂的眼目看顾麻雀”，你还记得歌词吗？“祂

的眼目看顾麻雀，我知道祂也看顾我。”<sup>1</sup> 我相信写歌的人理解了耶稣的意思——每当一只小鸟落地，神都知道。神不会忽略宇宙中一个最微小的细节，相反，祂以完全知晓宇宙间发生的每件事治理宇宙。

是的，这种亲密的知识可能令人战兢，但因着我们知道神的仁慈体恤，祂包含一切的知识就成为一种安慰。祂在我们祈求以先就知道我们的需要，当我们有了需要时，祂既能够帮助我们，又愿意帮助我们。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知道有一位护理的神——既知道我的每个罪，又知道我的每滴眼泪、每个疼痛、每个恐惧——更令我安慰。

---

<sup>1</sup> 出自歌曲“祂的眼目看顾麻雀（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塞维拉·马丁（Civilla D. Martin）和查理斯·加百列（Charles H. Gabriel），1905。

## 第二章

# 神使一切发生

过去两百年间，西方文化最主要的观念之一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机械的宇宙，正如我们前一章所提。这个理论是，每件事物都按照固定的自然律运行，外力不可能入侵。因此，宇宙就像一台按照自己内在机制运行的机器。

然而，即使是那些早在十七世纪引进这种观念的人，也假定了有一位神首先制造了这台机器。作为聪明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他们无法逃避对一位创造主的需要。他们看到如果万事没有终极致因，就不可能有一个供他们观察的世界。尽管存在一位参与每日琐事的护理性治理者这一观念在当时受到质疑与挑战，但人们还是心照不宣地假设必然存在一位至高创造主超越创造秩序存在。

古典观念里，神的护理与祂作为宇宙创造主的角色联系紧密，没有人相信神仅仅是创造了这个宇宙，然后转身与之失联；或是祂坐回天上的宝座，仅仅看着宇宙照自己内在机制运转，而拒绝参与其中的事件。相反，古典基督教观念认为神既是宇宙的首要致因，又是宇宙间发生的万事的首要致因。

基督教神学最基要的原则之一是世间没有事物具有本质的因果力，没有事物在放诸它里面的能力——愿意的话可以说是借给它的能力——或透过它运行的能力之外具有什么能力，这些终极意义上都是神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神学家和哲学家在第一因和第二因之间做出重要划分。

神是第一因的来源，换句话说，祂就是第一因。祂是一切存在的作者，也继续是一切人类事件和自然事件的第一因。然而，祂的第一因并不排除第二因。诚然，下雨的时候草地之所以会湿，不是因为神直接、立时地使草变湿，而是因为雨水使草地湿润。但雨离了神的因果力就不可能降下，神的因果力居于每一个第二因之上存在。然而现代人很快会说：“草地湿润是因为下雨了”，他不会再去查看一个更高、终极的致因。二十一世纪的人似乎认为我们只有第二因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对第一因连想都不想。

这里的基本观念是：神所创造的，祂也维系。因此，护理教义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神的维系。简单地说，这是一个传统基督教观念，神不是伟大的钟表匠，造了钟表后仅是上了发条就离开了，相反，祂所创造的，祂也保存并维系。

其实这一点我们在圣经开头就有所发现，创世记 1: 1 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翻译作“创造”的希伯来词是动词 *bārā* 的一种形态，意思即“创造，造作”，这个词也具有维系的观念。我想用音乐中断奏音符和持续音符的区别来做一个描绘，断奏音符简短而清脆：“拉 拉 拉 拉 拉”，持续音符则是：“拉啊啊啊啊”。同样的，*bārā* 这个词告诉我们神不仅仅是使世界瞬间从无诞生，而且还像是祂在继续造作这个世界一样，神在托住、保守和维系世界。

## 存在的作者

神学观念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是神是存在的作者，我们离了一位至高的存在就不能存在，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存在的权能。如果无神论者能严肃并逻辑地思考一下存在的观念五分钟，他的无神论就告终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自己有存在的权能，然而我们还是存在，这是不可逃避的事实。因此，某处必定有某个存在在自己 *的确* 有存在的权能，如果没有这样一位存在，科学地讲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一位至高存在，就不会有任何类型的存在。如果存在某事物，就必定有具有存在权能的某事物；否则，就没有事物能够存在，就是

这么简单。

使徒保罗在亚略巴古对雅典的哲学家讲论时，提到他看见城里有许多偶像，包括一位“未识之神”(使徒行传 17: 23 上)。他接着用之作为对他们讲述圣经真理的引言：“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23 下-28 上)。保罗说神创造的万事万物都是完全依赖祂的能力，不仅从起源上如此，而且在继续存在上也是如此。

有时候我对赞美诗作者的创作自由感到难以忍耐，有一首著名的赞美诗其中一句是：“奇妙的爱！我的神为我而死，这如何可能？”<sup>2</sup> 诚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死在十字架上，那位神人，那位道成肉身的神，为祂的百姓而死。但是神性并没有在骷髅地灭亡，如果神死了，宇宙会怎么样呢？如果神停止存在，宇宙就随祂一同消灭，因为神不仅创造了万物，而且还维系万物。我们不仅仅在起源上依赖于祂，而且在我们的继续存在上也是如此。既然我们在自己没有存在的权能，离了神维系的大能，我们就一秒都不能维持。这是神护理的一部分。

---

<sup>2</sup> 取自赞美诗“奇异的爱，怎能如此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查理斯·卫斯理 (Charles Wesley)，1738。



神维系世界，就是这个祂创造并密切看顾其中每个细节的世界；这一观念将我们带入护理观念的核心，即神统管祂的造物。这一教导包含许多方面，但这一章的余下部分我想专注三点真理——神对万物的统治是永久的、主权的和绝对的。

## 永久的统治

每过几年，美国政府就有一次改变，因为有一位新总统上任。宪法对美国总统能就任几年是有年限规定的；因此，按照人的标准，政府是来了又走。每当新总统走进办公室，新闻媒体就会提到“蜜月期”这个词，即人们怀着诸如喜爱、温暖的欢迎之类的情感仰望领袖的时期。然而随着人们对总统的政策愈加感到烦扰和失望，总统的流行度就下跌。很快，我们就开始听见有些专家鼓吹我们要将那“无赖”踢出办公室。在其他国家里，如此不满意偶尔引发武装革命，最终导致暴力推翻总统或主要执政者。不论在什么情形下，地上的统治者没有一个能永久维持权力。

然而神位居天地至高统治者的宝座，祂同样需要忍耐那些对祂的统治不满的人，那些反对祂的政策、敌挡祂权柄的人。

但是尽管连神的存在都遭人否定，祂的权柄也能遭遇敌挡，祂的律法可能不被遵行，但是祂护理性的治权是永远不能被推翻的。

诗篇第二篇给了我们一幅神稳固治权的生动图景，诗人写道：“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1-3 节）。这里描绘了一幅世界上大有权力的统治者召开最高会议的图景，他们聚集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军事轴，计划颠覆神的治权。就好像他们准备要将原子弹发射到神的宝座，将神从天堂轰炸出去。他们的目标是从神的统治下释放出来，脱离神捆绑他们用的“绳”与“索”。然而这一阴谋并非只针对“耶和华神”，而且还是针对“祂的受膏者”，这里的希伯来词是 *māšîah*，我们的英文单词 *Messiah*（弥赛亚）就是从它而来。父神已经将祂的爱子升高作为万有之首，有权柄统治世上的统治者。那些有地上权柄的人聚集开会，计划怎样使宇宙摆脱神和祂爱子的统治。

神对这一地上的阴谋报以怎样的反应？诗人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4 节）。地上的君王是自己与神为敌，他们同意正式签署条约，互相鼓励，不要动摇推翻宇宙君王的决定。但当神向下观看这些聚集的当权者时，祂没有在

恐惧中战兢，而是嗤笑，但不是一种娱乐的笑，诗人描述神的笑为一种嘲笑，是大有权能的君王藐视仇敌时的笑。

然而神不仅仅是嗤笑：“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5-6节）。神会责备反叛的列国，确立祂在锡安设立的君王。

我经常对我在圣经里发现的语气与在宗教杂志读到或教会讲台上听到的语气的不同感到惊讶，我们描绘的神是完全仁慈的，我们视祂为需要客房服务时可以随时叫唤的天堂旅店服务员，或是一个准备把礼物倾倒给我们的宇宙圣诞老人。祂喜悦做我们请祂做的任何事，同时，祂温柔地请求我们转变道路、来到祂爱子耶稣那里。我们不常听见一位要求顺服的神，宣称祂拥有统治宇宙的权柄，要求我们在祂所膏立的弥赛亚面前屈膝。然而，在圣经里，我们从来看不到神邀请人到耶稣面前，祂总是命令我们悔改，如果我们不悔改，就在宇宙层级宣定我们有罪。拒绝顺服基督的权柄可能不会使人在教会或政府那里招来麻烦，但一定会使人在神那里惹祸上身。

在楼上房间的谈话里（约翰福音 13-17 章），耶稣告诉门徒祂即将离去，但是承诺他们祂将赐下另一位保惠师（14: 16），圣灵。祂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

己责备自己”(16: 8)。耶稣说圣灵来是要叫世人认罪时，祂对所思想的罪具有非常特别的指示，那是不信的罪。祂说圣灵将带来认罪：“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9 节)。按着神的视角，拒绝顺服基督的主权不仅仅是缺乏认信或缺乏信息，神视之为不信，是在按着神的儿子真正所是接受祂上面失败。

保罗在亚略巴古呼应这一观念：“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使徒行传 17:30)。保罗说神曾经一直忍耐，但祂如今命令每个人都要悔改信靠基督。我们很少在书里或讲台上听见这种观念，即顺服基督是我们的义务。但尽管我们可能没有听过，在神面前却是没有选择的余地。

简单地说，神对祂的宇宙享有至高统治，祂的统治没有终结。

## 主权的统治

在美国，我们生活在民主政体，因此理解主权的观念对我们而言很难。我们的社会契约宣布，除非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

这里没有人能够统治。但是神不需要我们的同意以便统治我们，祂造了我们，因此具有统治我们的本质权柄。

在中世纪，欧洲的君主们寻求将他们的权柄建立在所谓的“君权神授”上，宣称他们具有从神来的权柄统治他们的子民。按着真理，只有神具有如此权柄。

在英格兰，君主的权力一度非常强大，如今却受到限制。英格兰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女王享有一切皇家盛誉和优待，但是治理国家的是议会和首相，而不是白金汉宫。女王虽然做王，但是不统治。

相反的是，圣经的王既做王又统治，并且祂不是藉着公民投票统治，而是藉着祂自己的主权。

## 绝对的统治

神的统治是一种绝对的君主制，没有任何加诸于祂的外在约束，祂不需要尊重某种国会和最高法院间的权力均衡。神是总统、参议院、王宫、最高法院——所有这一切的集合，因为

祂具有一种绝对君主制的权柄。

旧约历史是亚威在祂百姓中做王的历史，新约的中心主旨是神的国藉着弥赛亚在地上实现，神将弥赛亚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升高到祂有权柄的右手边。祂是那位终极统治者，我们欠祂终极的忠诚与顺服。

历史上最大的讽刺之一就是当宇宙的君王耶稣诞生在伯利恒时，世界正被一个叫凯撒·奥古斯都（Caesar Augustus）的人统治。然而正确地说来，奥古斯（**august**）这个词只能用在神身上，它的意思是“享有最高尊严或威严；至尊；庄严；卓越”。神是这一切词汇的最高应验，因为主神的统治是全能的。

## 第三章

# 是神还是机遇？

以色列出埃及后，神命令祂的百姓建造会幕。会幕是一个巨大的帐篷，其功能是作为以色列敬拜的中心。在会幕最中心部位的是至圣所，由幔子遮蔽，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而且一年仅有一次，即在赎罪日那天。约柜正是陈放在至圣所里面。约柜不是船，好像挪亚的方舟一样，而是一个巨大的包金柜子【译注：约柜英文为“ark of covenant”，“ark”有舟的意思】。约柜里面摆放着十诫的石版，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神在旷野以神迹喂养以色列人的吗哪（希伯来书 9：4）。约柜的盖子上装饰有两个金的基路伯，被视作神的宝座。简单地说，约柜是犹太宗教历史上最神圣的器皿。

约柜对犹太人而言也具有军事意义，摩西和约书亚领导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征服迦南时，当他们的仇敌打仗，祭司就会抬上约柜。神的宝座与以色列的军队同在时，他们就会得胜。神在战场上与他们同在、为他们争战。

遗憾的是，百姓最终开始将战争的胜利与约柜本身连在一起，而不是神。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看到这样的情形，记

载了以色列与非利士人的一次争战(但没有带约柜),遭遇失败,死了四千人。我们接着读到:“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3节)。百姓将他们的失败归于神,却指望约柜拯救他们。

因此,约柜被抬到以色列的营中,士兵们看见神的宝座抵达,报以狂热的、地震般的欢呼。山谷对面的非利士人听见了欢呼声,他们发现原因后,知道自己深陷险境,因为他们记得神是怎样在出埃及时击打埃及人的(5-8节)。

这时的以色列是由以利领导,以利是祭司和士师。他是个敬虔人,服侍百姓几十年,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有两个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也是祭司,但是他们不像以利一样敬虔,在他们神圣的职务上犯下各种亵渎之事。然而,以利从来没有管教他们。因此,神透过先知对以利说话,警告他审判必将临到他家,因为何弗尼和非尼哈会死在同一天(2:30-34)。

这一预言在以色列人喜气洋洋地抬上约柜回到非利士人的战场上时应验了,何弗尼和非尼哈与约柜作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一以色列人没有获胜,哪怕约柜与他们同在。这



一次，以色列人死了三万（4：10）。何弗尼和非尼哈也死了，然而最糟糕的是非利士人将约柜掳走了（11节）。

战争过后，一个信使带着坏消息跑回示罗。以利已经九十八岁，并且眼盲又超重（15，18节），他坐在平常断事的城门口，因为他焦急等候战场上的消息。信使抵达，告诉他以色列战败、他两个儿子也死了，并且约柜也被掳走了，以利往后倾倒，折断颈项而死（18节）。

以利的儿媳、非尼哈的妻子有孕在身、即将生产，听到以色列战败、丈夫身亡的消息后就开始生产，她生了一个儿子，但是自己因生产而死。她临死之前，给男孩起名叫以迦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荣耀离开了”（19-22节）。这个男孩出生在以色列至大的荣耀——神的宝座被外邦非利士人掳走之日。

## 非利士人遭难

我们接着得知，非利士人将约柜抬到亚实突，他们的五个省城之一。他们将约柜抬进他们最神圣的庙堂，就是献给大衮的庙，大衮是他们的头号偶像。在庙堂里，他们将约柜放在一

个大袂像脚下，算是降卑和俯伏之处（5：1-2）。然而第二天早晨，他们发现大袂的像脸朝下仆倒在地，就好像大袂在亚威的宝座前俯伏一样。祭司将他们的偶像竖起来，然而次日早晨，大袂像不但脸朝下仆倒，而且头和手都断掉了（3-4节）。

更糟糕的是，亚实突爆发了痔疮瘟疫（6节），并且很显然也有鼠疫（6：5）。亚实突人推测他们遭难是出于神的手，因此召开会议，商量怎么办。决定出来了，他们要将约柜送到非利士人另一个省城迦特去（5：7-8）。然而，同样的攻击也临到迦特，因此迦特人决定把约柜送到以革伦。但是瘟疫的消息比约柜更早抵达，以革伦人拒绝接收约柜。七个月的商议之后，非利士人终于意识到必须将约柜送回以色列（5：9-6：1）。

把一件圣物送回以色列绝不是件轻松的差事，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祭司和占卜的，商量该如何行事。祭司和占卜的建议他们将约柜送回的时候带上一个“赎罪祭”——五个金痔疮和五个金老鼠（6：2-6）。

下面有趣的故事发生了，祭司和占卜的让非利士首领准备一个新车，将约柜、金痔疮和金老鼠放于其上。然后他们必须找两只从来没有负过轭的奶牛拉车。最后，他们必须把牛犊从母牛身边带走。这一切做完之后，他们要把车松开，看牛带车

走到哪里。他们说：“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示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9节）。因此本质上，这不过是一场煞费苦心的实验，要看这些瘟疫的背后到底有没有神的手，或者只是“偶然”临到他们。

我们必须理解非利士人是如何“暗中布局”来最终判断他们的瘟疫是否出于以色列的神，这一点很重要。

他们找的牛是刚下过崽的母牛，一头刚刚下崽的母牛的自然倾向是什么？如果你把一头母牛带离她的牛犊，然后让她自由行走，她会径直走向自己的孩子。此外，他们选的牛还是从来没有负过轭、也没有受训拉过车的牛，在这种情形下，牛特别容易反抗加给它的轭，也很难跟其他负轭的牛有很好的配合。当这些问题被设计到实验中，车很可能哪儿都去不了，最不可能的就是往以色列地走。如果牛根本不能拉车，她们就会想要回到牛犊身边。因此，如果车往以色列走，那就是神在引导牛的记号——因此祂编导了先前临到非利士人的瘟疫，因为他们掳走了约柜。

## 无神论者的实验

这个实验听起来很原始，它发生在科学以前的时代，这些人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物理学的博士学位，他们分辨起因的努力天真得令人发笑。但我在这个故事里发现了某种极其现代的元素——这些人都是显然的无神论者。你也许对这一主张感到惊讶，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非利士人有庙，有祭司，有宗教，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部分是宗教行为。那我为什么要宣称他们是无神论呢？

多年前，我在一所神学院任教的时候，需要教授一门关于威斯敏斯德信条的神学课，那是十七世纪的一份神学文件，是历史新教主义信仰告白的根基。信条的前两章是关于圣经和三一神，而第三章的标题是“神永恒的意旨”，长老会的人完全明白那是什么意思——预定论。神学院学生喜欢咀嚼艰深的教义难题，他们尤其喜欢辩论预定论，因此对我马上要讲这一教义感到兴奋。我的学生中大部分都邀请了不相信预定论的朋友前来，因此有关这一艰深教义的课堂开始时，房间里坐的人是原本人数的两倍。

我以阅读威斯敏斯德信条第三章的开头几行开始那堂课：

“神自永恒中，藉着祂自己最智慧、圣洁的旨意，自由且不可改变地预定了一切将要发生的事。”然后我停住说：“信条说神从永恒中就自由且不可改变地预定了一切将要发生的事，你们中有多少人相信？”这是一所长老会神学院，因此有很多手举起来；课上那些优秀的长老会学生对宣信神的主权是非常自豪的。

当然，并非每个人都举手，因此我问：“你们中有多少人不同意这一点？没人记名字，你不会惹上任何麻烦，我们不会在这里召开一场异端裁判大会，把柴火拿出来，把你绑起来烧死。只要诚实就好。”最终，有几个人举手。他们举手的时候，我问：“让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中有多少人能坦率地形容自己是无神论者？再说一次，诚实就好。”没有人举手，因此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中有人不同意信条，却没在我问你是否是无神论时举手。”

你可以想象，那些不同意信条的学生发出一片唏嘘抗议声，他们是准备好对我处以极刑了。他们说：“你到底在说什么？仅仅因为我们不相信神预定了发生的每件事，你就称我们是无神论？”我说：“这正是我对你们的称呼，如果你不相信神预定了发生的每件事，你就是不相信神自己。”然后我接着向他们解释，我们读的信条内容，没有谈到特别长老会的东西，甚至都不算

是特别基督教。这个宣称没有将长老会和卫斯理公会、路德宗或英国国教区分开来，没有在长老会、穆斯林或犹太人之间作出区分，它不过是为有神论和无神论提供了区分。

我希望这些年轻人看到的是：如果神不是主权之神，神就不是神。如果宇宙间有哪怕一个意见不同的分子——一个活跃于神主权预定之外的分子——我们对神应许的将来要发生的任何事就不能报以哪怕一丁点的信心。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非利士人是无神论者，他们允许这世界上有一个事件可能是出于偶然——这种可能性就是，哪怕有这么多的证据，他们遭遇的瘟疫还是有可能出于偶然。他们是在允许一个意见不同的分子存在，因此他们允许一个非主权之神存在的可能性，而一个没有主权的神根本不是神。

无神论的伟大信息就是“偶然”具有因果力。这个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由这种主张表达出来：我们不需要将宇宙的被造归给神，因为我们知道宇宙成形是透过空间加时间再加上偶然。这实在是胡扯，偶然做不成任何事情。在描述数学上的可能性时，偶然是个极佳的词，但是它不过是个词而已。它不是一个实体，偶然本身什么都不是，它没有任何能力，因为它没有存在实体；因此，它对任何事都不能施加任何影响。然而，

我们今天却有强词夺理的科学家们冷静地宣称，整个宇宙都是由偶然造出来的。这就是说，没有什么导致什么。然而没有什么比这种主张更加反科学了，每件事物都有致因，而终极致因正如我们所见，是神。

非利士人将牛放走后，它们“直行大道，往伯示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6：12）。两只母牛平稳地拉着车，尽管它们从未负过轭。它们离开了自己的牛犊，尽管它们想要回到它们身边，这从它们的叫唤可以看出。但是它们径直走向以色列，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发生吗？不，牛是受到神看不见的护理之手指引，因此，非利士人知道也是这同样的手击打了他们。

## 第四章

# 神对人的恶负有责任吗？

1938年2月12日，两个人在一座山间退修所进行了一次隐秘的会面。对话中，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说：“我有一个历史使命，这个使命我必须完成，因为天命（Providence）已注定了我要去做。”<sup>3</sup> 这个人对于他人生的目的处在神护理的塑造影响下具有一定的理解，他接着对交谈中的另一人说，任何“不站在我一边的人都要被碾碎”。<sup>4</sup>

这个宣称具有天注使命的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与此类似的是，斯大林被提升为苏联第一把手时，俄罗斯东正教的主教们为这一护理之笔欢喜快乐，他们相信斯大林上任是为了成为神领导苏联人民的管道。然而今天当人们谈到人类历史上犯下的恶魔罪行时，我们最常听到的与人类邪恶相关联的名字中，有两个就是希特勒和斯大林。

不论何时我们学习有关护理的教义和神统治的问题，我们

---

<sup>3</sup>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引自威廉·夏尔（William L. Shirer），《第三帝国的升起与毁灭：纳粹德国历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第三版，纽约：西门与舒斯特出版社（Simon & Schuster），1990年，326页。

<sup>4</sup> 同上。



必然要听到圣经教导我们神使万国兴起衰亡(但以理书 2: 21; 4: 17; 罗马书 13: 1)。这引发一个问题: 神的统治跟邪恶的政府、作恶的个人甚至整个有关邪恶的问题有何关联呢? 在前一章中, 我引用了威斯敏斯德信条第三章, 那里说: “神自永恒中, 藉着祂自己最智慧、圣洁的旨意, 自由且不可改变地预定了一切将要发生的事。”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神任命了希特勒和斯大林? 邪恶也是由神的护理命令的吗?

有人说邪恶的存在, 以及在一位具有主权的神这一观念的光照下解释它——而神本该是良善的——是基督教的“阿里基思的脚跟 (Achilles' heel)”。希腊传说中, 阿里基思出生时, 他的母亲将他在冥河里浸泡, 以便使他长生不老。但她浸泡他时抓着他的脚跟, 因此他身体的这个部分就没有浸泡, 因此就不是金刚不坏。最终, 在特洛伊之战中, 他的脚跟被箭射中, 他因此丧命身亡。有人说邪恶的问题是基督教的阿里基思的脚跟, 意思是这是基督教最脆弱的点。如果神预定了所要发生的万事, 那么似乎祂必定预定了邪恶。这种论辩接着主张, 如果神预定了邪恶, 那么祂自己就是恶的。

哲学家约翰密尔 (John Stuart Mill) 在他反对基督教的论著中使用这一论点, 他写道: “有史以来, 即使是宗教或哲学狂热人士发明出的最扭曲、最矛盾的理论, 也不能使自然界的运作

看起来像是出自一位既良善、又全能者之手”<sup>5</sup> 他是在说因为罪恶是不可否认的实际，他无法想象出一位既是全能又是全义（all-righteous）的神。

当然，有些人试图透过否认罪恶实际来解决这一问题。基督教科学会（Christian Science）的创始人玛丽·贝克·艾迪（Mary Baker Eddy）就说邪恶不过是一种幻觉。我曾经与一个基督教科学会教师辩论过恶的问题，他坚决主张邪恶只是一种幻觉，并不真的存在，而我则坚持邪恶是真实的。讨论到了某个地步，我说：“让我看看我们能不能概括一下各自的立场，你说邪恶是一种幻觉，而我说它是真实的，你觉得我是真实的吗？”他回答说是的。我接着问道：“你能理解我在说邪恶是真实的，而你在说它是幻觉吗？”他表示他理解。我继续说道：“你认为我教导别人邪恶是真实的，这是件好事吗？”他说他不这么认为。最终我问道：“你认为我教导别人邪恶是真实的——这种做法邪恶吗？”到这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必须要得出结论说我也不过是个幻觉而已。

## 因和果

---

<sup>5</sup> 约翰密尔，《宗教随笔三则》（*Three Essays on Religion*），纽约：亨利霍特出版公司（Henry Holt & Co.），1874年，38页。

我在第一章里提到了现代人的一大问题是因果问题，我们探讨邪恶的问题时，这一问题如今更加尖锐。我还是大学新生时，刚刚成为基督徒有几个月时间。有一天我在宿舍打乒乓球，突然一个念头闪了过来(完全算不上原创):“如果神是全义的，祂就只能胜任良善；因此，祂怎么能造出一个被邪恶损毁的世界呢？如果神是万有的源头，祂又是良善的，那怎么能有邪恶存在呢？”这个问题很深地困扰着我，并且从那以后困扰得更深了，它也困扰着许多其他的人。

我开始思考这些事并研究因果关系问题时，学习并稍后教授了十七世纪哲学。那时候最突出的哲学家是法国数学家和学者笛卡尔，他对基于因果关系推理非常在意。他主张宇宙存在需要一个充足致因、一个足以带来我们现在看见的结果的致因；因此，他从原因到结果论证神的存在，从宇宙往回论证到神那里。他有关神存在的论证使用的原则之一是这样的：“‘果’里面不存在任何不首先存在于‘因’里面的事物。”换句话说就是：“‘果’里面不可能存在比‘因’的固有物更多的事物。”

这个千年以来被思想家们拥戴的原则是一个有效原则，对于其他一些有关神存在的论证而言也是关键的。例如，我们用来证明神存在的一个论证是从人类性情（personality）所做的

论证。我们可以证明必须要先有第一因，并且这个第一因必须是自存且永恒的，如此等等。但是我们这么做以后，人们常常会问：“我们怎么知道第一因是有位格（personal）的？”我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我们是人（persons）吗？是否存在一种叫性格的东西，包含有意志、理性和情感呢？就是我们作为人类必不可少的这些元素？”如果人们同意人类是有位格的，既他们具有理性、意向、意志等等，我就可以回复道：“既然如此，性情不可能来自于一个非位格的源头啊，如果‘果’里面有性情，‘因’里面也必须有性情。”

但是不管这种特定论证能有多有效，都可能往基督徒身上逆火。基督教批判者们回应说，如果“果”里面不能比“因”的固有物更多，那么神必定是邪恶的，因为如果我们发现这里存在一个恶的结果，如果“果”里面不能比“因”的固有物更多，那么邪恶必定存在于“因”当中。

我们如何回应这种论证？简单的答案就是，受造物中具有创造主里面没有的事物——罪。这不意味着受造物具有比创造主更高的元素；正相反，受造物具有跟创造主相比差得很远的事物。

## 邪恶的定义

为了解释我的意思，我想转向历史上关于邪恶的定义。什么是邪恶？先澄清一点，我不是在讲论自然恶（*natural evil*）或形而上的恶（*metaphysical evil*）；相反，我实在讲论道德恶（*moral evil*）。人类至少和创造主具有有一点相似——我们是具有道德属性的造物；我们可以从事被视为正确或错误的行为。当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多人否定这一前设的时代，他们说没有什么客观地善或恶的，存在的不过只是喜好而已。意思是凡事都是相对的，善与恶不过是我们从多种传统得来的社会发明而已。

多年前，我经历了一场最重量级的灾难——我的高尔夫球杆被盗了。这起盗窃尤其令我沮丧，因为球杆是放在我妻子刚刚送给我的一个新的球杆包里，因此具有情感价值。此外，我还有两个特制的球杆是一个参加巡回赛的朋友送给我的。如今我是一名神学家，我被假设知道有关罪的事情。我想我已经见过日光之下人性的每种弱点，我知道伴随着人性的试探，但是坦率来讲，我从来都无法理解盗窃之人的思想，就是那些真的能厚颜无耻将他人财物据为己有的人。一个人每周工作很长时间，汗流满面地挣钱买他想要或需要的某种商品；另一个人看

见一件他想要或需要的东西，不需花费时间精力就顺手牵羊。我无法理解这种思维。尽管我们是自义的专家，极其善于为我们的罪找借口，我还是无法理解当一个贼看着镜中自己的时候，除了一个自私、自我中心得难以言表的人，还能看见什么？简短说来，我不属于那种相信偷窃不是客观错误的人。

我们不需要一个复杂的哲学论证来证明偷盗的邪恶，这是不证自明的，人们立刻就知道偷窃他人财产是错误的。我可以嘴上说不存在邪恶这回事，并且对之进行哲学论辩，然而一旦有人对我的钱包不请自来，论辩就结束了。我会转而说：“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好的，那是坏事。”

然而什么是邪恶？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这样定义罪：“凡是与神的律法缺乏一致性，或干犯神律法的，都是罪”（第 14 问）。在这里，要理问答既以消极方式又以积极方式对罪下了定义，既有“不作为犯罪”，又有“作为犯罪”。但是我想瞄准定义的第一个部分，“凡是与神的律法缺乏一致性（any want of conformity unto... the law of God）”，这里的“want”一词不表示“渴望”，而表示“缺乏”。因此，罪是与神设立的义的标准缺乏一致性。

古代哲学家从“消极”和“丧失”的层面定义邪恶，也就

是说，邪恶是良善的否定，是良善的亏缺（或缺失）。缺乏充足的义，就是邪恶。哲学家们是在表明，我们唯一能够形容和定义恶的方式是消极方式，这就意味着恶在本质上是寄生的，其存在需要倚靠它的主体。奥古斯丁说只有善的事物才能作恶时，所思想的也是这一点，因为邪恶需要意志、理性和一种道德感知——这一切都是好的。因此，邪恶是某种发生在良善造物身上的事，暗示着一种丢失、一种缺乏，或一种对良善的否定。

奥古斯丁采取的立场是：不可能想象出一个全然邪恶的存在。是的，撒旦是彻底邪恶的，但他被造时是个天使，这就意味着他属于神看着是好的被造界的一部分。因此，即使是撒旦被造时也是好的，正如人被造时是好的一样。因此，在创造的时候，永恒的、全然良善的上帝，作为一个道德存在创造了其他一些良善的道德造物。但是创造主和被造物的最大区别是：神是永恒地、不变地良善，而被造物则是可变地良善。也就是说，他被造就具有改变他与神律法一致性的可能。

因此我们看到，要是不首先具有一个顺服的观念，我们就无法理解不顺服。无法是由合法定义的，不义依赖于义的先存定义，敌基督离了与基督的对立关系就不能存在。我们因此理解邪恶被定义为与善的标准对立，或缺乏一致性。

## 恶的命定

最大的问题是这个：“神作恶吗？”圣经是绝对清楚的：神绝对无法从事任何邪恶。然而，我们也肯定了神预定所要发生的每件事，而有些发生的事情是邪恶的，因此神命定了邪恶吗？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合乎圣经的答案：是的。如果神没有命定邪恶，就不会存在邪恶，因为神是主权之神。

我们在 *命定 (ordain)* 一词上绊倒，我们认为承认神对万事的命定必定意味着神要么作恶，要么将之强加在义的受造物身上，迫使无辜的人从事属罪的行为。不，祂命定了祂的受造物具有作恶的能力，但祂没有强迫他们去行使这种能力，然而祂知道他们会去行使。到那时，祂有一个选择，祂可以毁灭受造界以便不容许邪恶发生。蛇接近亚当和夏娃、开始建议他们悖逆的时候，神本可以消灭蛇或消灭亚当和夏娃，那样就不会有罪了。但是神因着只有祂自己知道的原因，决定让这件事情发生。神没有认可，但是也没有拦阻，在选择不拦阻中，祂命定了这事。



我必须承认，对于神为什么允许邪恶玷污祂的宇宙，我一点主意也没有。然而我知道，神预定万事时，祂的目的是全然良善的。这是否意味着我认为在终极意义上，邪恶实际是好的？不，我是在说邪恶存在一定是好事，因为神只主权地、护理地命定那些好的事情。照着祂永恒的目的，神视允许邪恶在世界发生为好的。

这并不意味着，因着我所犯的罪对神的护理计划和祂对世界历史的统管做出了贡献，因此它们是实际的美德。在神拯救世界的计划中，犹大的背叛是神护理的一部分，离了神的护理意旨，犹大不可能将基督交在彼拉多手中。我们知道这是神预定的旨意，然而神没有将邪恶放在犹大心中，神没有强迫犹大犯下他的极恶之罪。因此，犹大不能在末日站起来说：“要不是因为我，就不可能有十字架，就不可能有代赎和救恩——是我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犹大所做的是极其邪恶的，但是神预定将要发生的万事时，祂不止预定了结果，也预定了达成结果的手段，并且祂藉着万事达成祂义的旨意。

圣经最具安慰性的经文之一是罗马书 8 章 28 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只有一位主权的护理之神才能做出这样的应许。这一声明并不意味着万事都 是 好的，但是万事都 为着 好处运转。它

们可以为着好处运转，仅仅因为在一切邪恶和人类恶行之上，站着一位主权的上主，祂对宇宙和我们个人都预定了一个结局，这个结局与祂的义是完美一致的。

## 第五章

# 人的自由呢？

早先的一章里，我们简短探讨了威斯敏斯德信条“神永恒的旨意”一章中具有煽动性的第一段，那里说：“神自永恒中，藉着祂自己最智慧、圣洁的旨意，自由且不可改变地预定了一切将要发生的事；然而，神既不是罪的作者，也没有强制违背受造物的意志；第二因的自由和可能性也未被挪移，相反却被坚立。”参与制定这一教义声明的神学家们非常谨慎地说，尽管我们相信一位治理万物、预定所要发生的万事的主权之神，祂的主权以及护理的统治却并不是以违背我们所称为的人类自由或人类意志的方式施行。相反，人的选择和行为是整体护理计划的一部分，并且神的旨意是透过道德主体的自由选择这一手段得到施行。我们的自由选择是整体计划的一部分，这一点也不能减少这一自由的实际。

我们的自由选择是如何与神主权的护理相一致的，这仍然是我们在神学上所挣扎的最折磨人的难题之一。多年前，我与一位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交谈，那时他在物理部门授课，对神学具有一定敌意，或多或少地将之视为一门伪科学。他说：“在你们信仰体系的核心不过是一些纯粹模糊不清的东西。”我

请他举出一些例子时，他说道：“神。还有什么比神对神学而言更基本？然而，你们能说出的任何有关神的事都是根本不精确的。”我回答道：“我们有关神的第一个教义是我们称为的‘神的不可理解性（incomprehensibility of God）’——没有任何观念能够详尽地描述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作的关于祂的声明是完全不适当的。当然你可以对我们在神学上的挣扎报以同情，因为你在物理学上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他否认了物理学也面临如此问题，请我加以解释。我说道：“什么是能量？还有什么比能量对现代物理学而言更基本？”他说：“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能量就是做功的能力。”我说：“非也，我并非问你能量能做什么，而是问你它是什么？”他说道：“好吧，能量就是  $MC^2$ 。”我说：“不对，我不是要它的数学等式，我要的是它的本体结构。”他最终叹了口气，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人有这样的倾向，认为我们可以用命名或下定义的方式解决一个形而上的奥秘。世上没有人能够理解地心引力，至少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同样的，我也不知道有哪个科学家已经回答了那个最古老、最令人费解的哲学和科学难题：“什么是运动（motion）？”只是给某物贴上标签，或是附加一个专有名词，并不能解释关于此物的每件事。

## 协作的教义

我之所以进行这么冗长的论述，是因为尽管我们有一个词用来形容神主权的护理与人类自由的关系，尽管我认为这是个有用的词，但它仅仅是描述性的，不能解释人的行为与神的护理如何一致。这个词就是 *协作* (*concurrency*)。协作指的是两方或多方的行动同时发生，一股行动之线伴随着另一股进行，并且它们在历史中刚好吻合或交汇。因此，基督教有关神的主权和人的意志行动之间关系的教义就被称为协作的教义。如你所见，*协作* 一词仅仅指代这一过程，但没有解释它。

我认为有关协作最精致的描写中，其中之一是旧约的约伯记。这卷书在某种意义上以戏剧的形式呈现出来，第一幕发生在天堂，撒旦进入眼帘，牠先前遍地巡游、查究那些本当献身于神之人的行为表现。神问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1：8）。当然，撒旦是冷嘲热讽的，牠对神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9下-10）。撒旦的问题暗示着约伯之所以对他的创造主忠心耿耿，仅仅是因着他从神获得的好处。因此，撒旦挑战神说：“你且伸

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11节）。因此，神许可撒旦攻击约伯的一切财产，稍后又许可牠攻击约伯的健康。

撒旦如何实行牠对约伯的攻击？我们得知，迦勒底人抢走了约伯的骆驼（17节），此外还有其他事件。因此，在这场抢劫中有三方的参与——迦勒底人、撒旦和神。让我们逐一思想一下这些参与方。

有些学者关注撒旦邪恶的意图，得出结论说迦勒底人本是敬重约伯的正直人，然而因着受到撒旦控制的邪灵势力驱使，他们才去抢约伯的骆驼。这些人在撒旦将意念放在他们脑海之前，没有任何掳掠约伯的意图。但是圣经从未作出如此声明，真相是迦勒底人从起初就是抢劫骆驼的人，他们对约伯怀有一种贪婪、嫉妒的怒气，多年来唯一拦阻迦勒底人远离约伯畜栏的是神在约伯四围圈上的保护篱。然而一旦有机可趁，他们巴不得去抢约伯的骆驼。

撒旦的兴致并不在于观赏迦勒底人抢劫一些免费的骆驼，牠的目标是驱使约伯咒诅神。牠是以预谋和恶毒行动，要推翻神的权柄和威严。牠希望约伯的骆驼被迦勒底人抢去可以作为向那一目标迈进的一步，因此迦勒底人的目的与撒旦的目的具有某种一致。

然而，迦勒底人和撒旦的目的，与神的目的之间就完全不相一致了。基于我们目前所学的关于护理的内容，我们可以安全得出结论说，是神预定了约伯的骆驼被抢。但是神的目的是从撒旦不义的控告中证明约伯的清白，同样也证明祂自己的圣洁。

神要还约伯清白，这对神而言是一个合法目的吗？祂要证明自己的圣洁，这对祂而言是合法目标吗？我不是在说结果合理化手段，但是在这一故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神的目的和设计。神没有犯罪敌挡约伯，公义并不要求神永远保守约伯免于失窃他的骆驼。记住，约伯是个罪人，他对那些骆驼不具有永远的所有权，约伯拥有的任何骆驼都是神恩典的赏赐，神在普天之下完全有权力为了祂圣洁的计划挪移或废除那项恩典。因此，在这一故事中，神的行动是正直的，但是撒旦和迦勒底人却做了恶事。一个事件，三方参与，三种不同意图。

## 约瑟故事中的协作

我最喜欢的协作描写是约瑟的故事，我们可以从创世记最后部分看到。约瑟受父亲雅各的偏爱，雅各给了约瑟一件彩衣，约瑟的兄弟们因为这种偏心的待遇就嫉恨他（37：3-4）。有一天，约瑟离开父亲看顾的眼目，落入兄弟们手中，他们愈加离谱，甚至商讨要杀害他，但是最终他们只是将他卖给一些往埃及去的旅行商人（18，28节）。在埃及，约瑟被卖给波提乏，他是法老的侍卫长。约瑟将波提乏服侍得很好，成为他家里的管家（39：1-4），但是波提乏的妻子对约瑟提出不正当要求，约瑟拒绝了。没有什么忿怒能与一个遭到拒绝的女人的忿怒相比，她控告约瑟欲行不轨，于是约瑟被扔进了监狱（7-8，14-15，20节）。

在监狱的时候，约瑟遇到了法老的酒政和膳长，他们惹了王怒（40：1）。在监狱的这段时间里，约瑟替酒政和膳长解梦，两个梦都成真了（8-23节）。一段时间以后，酒政在官复原职之后，告诉了法老约瑟的能力，法老召唤约瑟替他自己解梦（41：12-36）。法老厚待约瑟，任命约瑟做埃及的宰相，负责为法老在梦里预见的饥荒做准备（37-45节）。

饥荒降临时，也侵害了约瑟的家乡。约瑟的家族饱受饥饿之苦，因此雅各差遣他的一些儿子下埃及买一些余粮，就是那位明智的宰相为埃及人事先储存的粮食（42：1-2）。雅各的儿



子们抵达埃及后，遇见了约瑟，他们没认出约瑟，约瑟却认出了他们（6-8节）。约瑟隐藏身份一些时日，最终表明自己是他们失散多年的兄弟（45：3）。雅各在约瑟邀请之下，举家迁往埃及（46：5-7）。

多年后，雅各死了，兄弟们开始害怕约瑟会因着他们把他卖到埃及为奴而向他们报仇（50：15）。因此，他们合伙编造了一个故事，说雅各告诉他们，他希望约瑟能够原谅兄弟们（16-17节）。他们其实不需要害怕，约瑟早就原谅了他们。约瑟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19-20节）。

约瑟没有粉饰兄弟们的罪行，他说了：“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他是在说他们将他卖给米甸人是按照邪恶的意图行事。就像迦勒底人一样，约瑟的兄弟们具有罪咎，就是他们自己本身想要去犯的罪。但是神站在人的一切选择之上、透过人的自由带出祂自己的护理目的，这也是约瑟的意思：“你们选择犯罪作恶，但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为了祂旨意被召的人。我是按照神的旨意被召的，神藉着这一切是要达成良善的目的。”什么是神的好意？首先，神差约瑟往埃及去为饥荒做准备，以便拯救多人的性命，包括他自己的家族。

其次，神导致雅各全家迁往埃及，他们可以在那里繁衍众多，稍后为奴，以便在救赎历史的重要一刻经历神全能之手的拯救。神做成这一切，皆是透过祂公义的旨意与约瑟兄弟们属罪意志的协作。

##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有一个古老又简单的故事，教导了伟大的教训：“少了一颗马蹄钉，没了一只马蹄铁。没了一只马蹄铁，损了一匹千里马。损了一匹千里马，丢了一个骑士。骑士没了，少了情报。情报没了，输了战争。战争输了，丢了王国。”如果雅各没有给约瑟一件彩衣，世界历史会发生什么？没有彩衣，就没有嫉妒；没有嫉妒，就没有把约瑟卖给米甸商人的背叛买卖；没有将约瑟卖给米甸商人，就没有去埃及；没有去埃及，就遇不见波提乏；遇不见波提乏，就惹不上他妻子的麻烦；没有惹上麻烦，就没有入狱；没有入狱，就没有给法老的解梦；没有给法老的解梦，就没有升高做宰相；没有升高做宰相，就没有与兄弟的复合；没有与兄弟的复合，就没有犹太人迁居埃及；没有迁居埃及，就没有出埃及；没有出埃及，没有摩西，没有律法，没有先知——也就没有基督！你以为那件彩衣在神的计划里仅仅是个意

外吗？神的意思都是好的。

约拿单爱德华兹曾经讲过一篇道，名为“神，一切良善意志和行动的作者”。我喜欢这个讲道标题，因为它显示出爱德华兹跟普通基督徒有多么不同。不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德行或美德之举，我们都喜欢将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做了恶事，我们会找借口并推诿罪责。我们不想将邪恶的选择归给自己，有时候企图怪罪于神，正如亚当一样：“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创世记 3：12）。他试图将堕落怪罪到神的头上，那也是我们的倾向——将善事归于自己，对邪恶则转移罪责。然而爱德华兹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善事、所进行的一切公义抉择，都不过是因着神在我们里面运行。

理解神的护理与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很困难，因为在有能力做出选择、选择自己所欲的意义上，人真的是自由的。但神也真是自由的。这也是为什么威斯敏斯德信条说神“自由地”预定万事，却没有“违背……受造物的意志”。当然，有一句话我实在是听得耳朵要生老茧了：“神的主权永远不会限制人的自由。”这是一种无神论的表述，因为如果神的主权能被我们的自由限制一丁点点，祂就没有主权。我们说神会被人的选择麻痹时，怀有的是怎样一种对于神的观念？如果祂的自由受我们的

自由约束，那么有主权的就是我们，而不是神。我们是自由的，但是神更加自由。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自由永远都不能约束神的主权。

## 作者简介

司布尔（R. C. Sproul）博士是利戈尼尔事工（Ligonier Ministries）的创始人与主席，利戈尼尔是一个基于佛罗里达州玛丽湖城（Lake Mary）的国际多媒体事工。司布尔也是佛罗里达州桑福德城（Sanford）圣安德鲁教会（Saint Andrew's）的主任牧师，他的教导可在 *心意更新*（*Renewing Your Mind*）每日电台上收听。

作为好几间领路级神学院的教授，司布尔博士在他卓越的学术生涯中帮助训练了許多人走上服侍的道路。

他是超过六十本书的作者，包括《神的圣洁》（*The Holiness of God*），《被神拣选》（*Chosen by God*），《看不见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唯独信心》（*Faith Alone*），《一品天堂》（*A Taste of Heaven*），《我们认信的真理》（*Truths We Confess*），《十字架的真理》（*The Truth of the Cross*）以及《主祷文》（*The Prayer of the Lord*）。他也是《宗教改革研习版圣经》（*The Reformation Study Bible*）的主编，写作了好几本儿童书籍，包括《王子的毒杯》（*The Prince's Poison Cup*）。

司布尔博士与他的妻子维斯塔（Vesta）定居在佛罗里达州的郎伍德城（Longwood）。

